



当痴情男遇上纯情女，
当优柔遇上寡欢，
不二还二，
二情万种，
一厢情愿，
怀揣海誓山盟，
.....

爱到深处

毛少真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爱
到
深
处

毛少真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CONTENTS

目录

- 001 · 第 一 章 意外重逢
- 029 · 第 二 章 心猿意马
- 061 · 第 三 章 生死之恋
- 099 · 第 四 章 为爱痴狂
- 119 · 第 五 章 道谷之悟
- 149 · 第 六 章 邂逅相遇
- 183 · 第 七 章 阴差阳错
- 209 · 第 八 章 阳错阴差
- 241 · 第 九 章 山穷水尽
- 259 · 第 十 章 陌路知己
- 281 · 第十一章 柳暗花明
- 305 · 第十二章 爱到深处

第一章

意外重逢

Accidentally reunited

田心爬下车，一声再熟悉不过的，刻录在内心深处两年之久的“甜甜”，让她立刻抬头向发声的人看去。

“原来是你！”经过冰箱急冻二十几天的语调。

“哎呀，妈！我不是说过我全部都答应您了吗？拜托了，我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相亲又不是排队取号，有必要盯得那么紧吗？”这是田心今天第三次接到她妈妈打来的电话了，她紧锁着眉头，无奈地履行着孝道。

“闺女，你听妈说，妈在这之前都听你的……”

“妈，我说了，答应您了好不好，您不要总是一直催嘛，烦不烦啊。”

电话的彼端哪肯罢休：“你说等你毕业了就带回家，可是你都在骗妈，闺女呀，你的姨婆都来好几趟了，昨天都把小伙子带到咱们家了，妈见了，你一定会喜欢的，他是……”

“哎呀，知道了，他是一个医生，职业稳定，工资又高，模样又好……我都会背了，这些我都答应了。妈，我说过了，我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我刚毕业，您总要让我静心思考一些问题嘛，真是的，我挂了哦。”

“闺女！闺女，你可不能像你的大表姐成为一个剩……”电话彼端挣扎的余音坚执又乞怜。

田心坐在的士的后座上，很不耐烦地挂断了她妈妈的电话，然后往下拉了拉戴在她头上的鸭舌帽的帽檐，勾着脑袋，闭上眼睛，任凭的士司机开慢还是开快，左转还是右拐，心想反正到达古镇至少还有三个多小时的路程。



“的士，的士，的……”

王杉站在的士招呼站台前向迎面开来的一辆又一辆的士频频招手，可是，好一段时间了，没有一辆的士愿意在他面前停下来，而且非但不停，分明就是向他示威，每一辆都加大油门在他面前刷刷而过。

王杉并没有因此而灰心，仍不厌其烦地两眼紧盯着前方，只要远处出现顶上戴着的士标志的轿车一露头，便立刻举起右手，远远地就呼叫了起来，表情很乞怜。

总算等到了，一辆灰色的桑塔纳的士在他的招呼下，停在了他的面前。

司机降下车窗，探出头问道：

“小伙子去哪儿呀？”

“去黄姚古镇呀，师傅，去吗？”王杉一脸虔诚，乞怜中等待施舍。

“小伙子，是这样的，我车上已有一位乘客了，她也是去黄姚古镇的，上车时，我跟她约定过，她同意我拼车前往的，您看，您如果也同意拼车，那么就可以上车了。我按计程表少收您 20 元吧，您看……”

王杉面对着如此拥堵的城市，哪里还顾及拼车还是少收 20 元的条件，立刻回说：

“好啊，好啊，太感谢您了。”说完立刻把行李放到后尾箱后折了回来，拉开副驾的门迅速坐了上去。

坐定之后，他拿出手机，看到屏幕上显示 3：30，便侧过脸小声地问司机：

“请问师傅，现在是 3 点 30 分，咱们得几点钟才能到达黄姚古



镇呢?”

“哈哈，你们都是第一次去古镇的吧，后面坐着的那个女孩也问了同样的问题。按现在起算，到达黄姚古镇大约在7点30分吧。”

王杉听说后面坐着的是一个女孩，便好奇地扭过身子欲要跟那女孩打个招呼，回头一看，只见那女孩把头枕在座椅靠背上，脸已被她头上戴着的鸭舌帽遮去了大半张，那架势，显然明示看她的人，请勿打扰。

王杉见此，知趣地把目光收了回来，但残留在他眼底的那女孩的轮廓，特别是那身穿着扁嘴猴品牌服装的衣裤，让他不由自主地心头一阵愧疚涌起，顿时支撑他脑袋的筋骨仿佛断了似的，软软地依到了座椅的后背上，机械地把左边的手掌提起掩住了脑门，眼前呈现永远也无法抹去的场景，耳边是她歇斯底里的狂嚎：

“王杉，你是……王……八……蛋……”紧随其后，住院部大楼门厅四周的墙壁回旋着如同一颗炸弹引爆后的滚浪回音以及田心把手机砸到王杉脚下四分五裂后撞向墙壁的金属撞击声。

她就是穿着同样服装品牌与花色的衣裤在轰轰烈烈的嘈杂声中消失在连廊的尽头。

内心无处藏匿的愧疚不能自己。

“我真不该啊，这错上加错，终归是无可挽回了。”王杉的手掌连同五指压迫脑门，耳边换成她从来没有过的严肃的语调：

“王杉，这是我最后一次告诉你，也是我最后一次声明，绝对不允许你跟她出演《化蝶》这台双人舞，你是我的，今天我把话讲死了，我永远不会同意你跟她出演！”

背影，高昂着头，还是那身扁嘴猴服装品牌的衣裤。急匆匆走着脚步很刚毅，背影显现的信息，均已表征此事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王杉冲着迎面走来的班主任葛老师走了过去，树阴下，他一副虔诚阴霾的脸。

“葛老师。”

“怎么啦？王杉，这副表情。”女性老师似乎特别会察言观色。

“葛老师，是这样的，我女……”

怎么启齿呢，虽然与田心相处了两年的朋友关系，可是从来没有公开过呀，这怎么跟老师提起呢。

王杉结巴了一下立刻改口说道：

“是这样的，葛老师，我想了很久了，我履行这次毕业汇演是不合适的。”

“为什么呢？”王杉的眼眸与葛老师的眼眸对了一下，立刻低下了头。

葛老师停顿了一下说：“不行啊，王杉，都什么时候了，怎么可以退出呢？各系的节目单都已经报到院党委了，历年院党委对于毕业汇演都是很重视的，院领导是希望在历年的毕业同学中，能留下一些出类拔萃的舞蹈作品啊，你看当年上海音乐学院跟你们同龄的陈钢和何占豪，他们就留下了盛名海内外，让全世界华人都为之骄傲的作品啊。”葛老师说完，看见眼前的王杉还是勾着脑袋，便向他靠近了一步后用很轻柔的语气对他说：

“王杉，有什么困难吗？你有任何困难，我都可以帮助你解决啊。”她体贴地拍了拍王杉的肩膀。

“我怕演不好。”王杉在葛老师近乎母爱的热情中拽来了一句不成理由的理由。

“你这就过谦了，葛老师我还是清楚的，你是咱们班里学习成绩最好的同学，天赋加上你的努力，你所呈现出来的舞蹈表现力，在院里不止我一个人赞誉的。”

王杉被葛老师这么一说顿觉语塞，一时再找不出什么理由来。葛老师看着王杉表情的变化后继续说：

“对了，市歌舞剧院的刘苏晴院长前几天还特别给我挂来电话，说这次到她院里实习的同学中，就数你最优秀了，她还希望你毕业后能够到她的歌舞剧院工作呢。”

“葛老师，我……”王杉还想再说什么。

葛老师立刻打断王杉的话后说：“你就不必再找什么理由了，再说，你这次的双人舞《化蝶》是与咱们班的优秀同学胡蝶搭档，这正是强强联合啊。我相信这台舞蹈一定会很出色的。”

葛老师没等王杉再说什么，接着说：“你知道吗？王杉，胡蝶的妈妈就是你们参加实习的市歌剧院的院长加编导呀，你能跟她女儿同台表演，不是再好不过了吗？”

王杉的脸从阴霾转向坚执，当他还想表白什么时，还没等他说出口，葛老师抢先把他的话堵死在喉口上：

“什么都别说了，我希望这台古典舞《化蝶》舞出你的人生，载入咱们院的舞蹈人名录。加油，王杉！”

葛老师的一句加油，把王杉逼到了墙角。

食堂里，已经很多天没有看见田心的身影了，王杉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很明确，田心的突然隐身是在给王杉制造模拟结局的信号，并通过信号无声地警告他：悬崖勒马。

王杉的回忆被一声撕裂空气的汽车鸣笛声和跑车特有的轰鸣声打断，他睁开眼睛，只见一辆简直就是超音速速度的红色轿跑“刷”的一声从他的副驾边上来了一个Z字形的超车，夺路而去，惹得司机在惊魂未定中连连抱怨：娘的，可恶的马路杀手，这不是横刀夺路吗？

横刀夺路吗？应该是横刀夺爱呀。

王杉终于熬到毕业汇演了，也在这个时刻，意想不到的横刀夺爱的一幕如同刚才的轿跑在他与田心之间上演。

学院的演出大厅，各系各年段的同学分阵列坐在台下，王杉上台前用心观察台下几次了，不见田心到场。

王杉该上台表演了。

舞台，王杉和胡蝶随着音乐的旋律翩翩起舞，舞姿博得了台下老师和同学们的阵阵掌声。

可是，他的田心始终就没有出现在台下的观众席上。

她真的不来了吗？

田心，田心，王杉用眼角释放他内心的牵挂与渴望她的出现。

很好认出她来的，一年到头从不改变的那身扁嘴猴服装品牌，这种坚守一个执念的穿戴，让王杉在校园中寻找她时变得很容易，如同马路上的红绿灯，不管到任何一个城市，其外形与灯光色彩永恒不变。但是，王杉很清楚，虽然每套衣服大致雷同，展现在面料上的每套扁嘴猴的图案表情却不一样，如同她在他面前时，撒起娇来如出水芙蓉软弱娉婷，发起脾气如渔阳鼙鼓动地而来。



台下的同学们再次鼓掌，台上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化作两只翩翩起舞的蝴蝶，托举，旋转，舞蹈的高阶舞美。

不好，胡蝶在王杉托举旋转中突然从他的手上滑落下来，重重地摔在了舞台地面上，台下一阵哗然，靠舞台近的老师 and 同学已跳上舞台围住了他和胡蝶……

当时他除了害怕发抖，其他发生的一切似乎都已经失忆了，能记起来的，就是学院演出大厅门口急促的救护车的鸣笛声。

后来，他似乎没有任何选择地承担了陪护胡蝶住院疗伤，他否定内心是自愿的，同时也是被逼迫的。自愿是来自于责任，祸起萧墙，他罪责难逃；被逼迫是因为她的父母双双出国考察去了，身边举目无亲。

毕业季和校园一年一度的假期的到来，相继来看望胡蝶的同学越来越少了。

在学校的同学差不多都离校的时候，田心终于出现了，她出现在住院部大楼的门厅。

她突然从大厅柱子后面走了出来，气急败坏地拦住了王杉的去路。

他拖着沉重的步履见有人堵住了他的去路，潜意识中抬眼一看，居然是田心站在他的面前，从田心的架势看，显然，她是来找事的。

田心首先开口说：

“王杉，你知道你每天晚上在女生公寓门口等我，我为什么不想见你吗？”

王杉对田心的突然出现还没有回过神来。

田心声调提了提后接着说：

“是因为你没有终止你脚踩两只船的卑劣行径，你知道吗？今天我最后来问问你，你就当我的面二选一，二选一懂吗？王杉。”句末的语调提得很高。

“哎呀，从何说起呀甜甜，咱们都两年了，还说什么二选一呀。”王杉一脸虔诚，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手上拎着的东西让他俩的爱恋到了恶化的边缘。

“两年了吗？你手上拿的是什么？是给她买的吗？”田心敏锐的双眼紧盯着王杉手上拎着的透明塑料袋子，向他逼近了一步后，快速地从他手上夺下了那个透明塑料袋子，接着，仿佛是强压过内心的激愤后低沉地对王杉说：

“王杉，不用二选一了。”田心横眉冷对，将塑料袋子伸到王杉面前指着上面的文字后说：

“王杉，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是干什么用的吗？超薄贴身，我今天才知道你和她如此贴身了。”田心的脸近乎扭曲，一种被羞辱的红晕来到她的脸上，心头的嫉恨立刻与心中的怒火结合起了盛气凌人，她咬着青灰的嘴唇，瞳孔亮晃晃的，仿佛两支就要射出去的火箭，目光炯炯，盯牢王杉。

突然，她的声音提高八度：“王杉，你是王八蛋，你卑鄙。”强度震耳欲聋。

与此同时，田心手上抓着的手机狠狠地朝着王杉站立的脚下砸去，他躲闪了一下，四分五裂的手机碎片向四周飞溅了起来。

紧接着，在王杉还没反应过来时，田心狠狠的一记耳光已经落在了他的脸上，接着她扬长而去。

这一记重重的耳光可惹恼了整日里心烦意乱的王杉，他恼羞成



怒，看着田心的背影，狂嚎：田心，你滚，滚得越远越好。

王杉回忆到这，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的手潜意识中从他的脑门移到了左边的脸颊上，喃喃自语了起来：

“真该打呀，这记耳光打的一点不过分啊。”

“我真是一头猪呀，要是早知道超薄贴身的作用，打死我我也不可能会去帮她买的。”王杉自责自嘲的声音淹没在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和车速穿越空气的噪声中。

王杉后悔莫及地摇着头，眼前出现过往的一幕：

“大姐，我要买这个，有吗？”王杉从口袋里拿出一张胡蝶事先给他写好的纸条递给站在货柜旁边的售货员大姐，纸条上写着四个字：“超薄贴身。”这东西是胡蝶叫他路过超市时要帮她带回来的，还说她这两天要用。

当时，售货员大姐接过纸条看了之后，就以异样的目光先瞟了王杉一眼，然后告诉他在前面货柜的第二层。

王杉顺着大姐的指引，走到货柜边上顺手就取了一大包回到收银台结账。

当时收银小姐告诉王杉说：先生，这么一大包是要用两年的，王杉哪里知道什么用两年的，那时的他一心只想着只要是胡蝶需要，多买一点也没关系，如果可以通过买给她需要的东西讨她欢心，以此弥补他对胡蝶造成身体伤痛的歉疚感，他就足够了。

谁知道这一大包超薄贴身一下子就让田心看了出来，更没想到的是，田心为这一大包超薄贴身而生气的原由，他到了后面才知道它的利害关系。

王杉清楚，他跟胡蝶出演双人舞以至后面又陪伴她，田心肯定

是要跟他闹的，但他认为，只要胡蝶康复了，或者她的父母从国外回来领走了她，他再找时间哄哄田心，把他的难处细细告诉她，她肯定是会原谅他的，再说田心这种情侣之间的吃醋在他俩相处的两年中已是屡见不鲜了，因为田心太爱他了，甚至这种爱达到了不允许外人沾边的完全占有欲进而升华为雷同她的私人财物。

田心扬长而去之后，王杉拖着疲惫的步履走进了胡蝶住的高级病房。

随后超薄贴身利害关系的秘密也随之揭开。

“王杉回来啦，快坐下来休息会儿。”胡蝶见王杉走进病房，一副被霜打过的麦苗，一脸憔悴的样子，心疼的招呼了起来。

王杉见到胡蝶的床沿坐着一位陌生的女生，便强拉起笑脸对她笑了笑，然后侧过身把刚买回来的快餐和一大包超薄贴身放到了床头柜上。

“这是我中学时候的同学，她也在C市上学，叫曹青婷。”胡蝶向王杉介绍了她的同学。

“哦，您好，曹青婷。”

曹青婷的目光一下被放在床头柜上的超薄贴身吸引了过去，笑着对胡蝶说：“喂，胡蝶，你好保密呀，你男朋友连你例假用的超薄贴身都帮你买呀，而且买这么多。你们俩贴身到这个份上了，都没告诉老同学，胡蝶，你太过分了哦。”说完，转眼以赞许的目光看着退到病房角落洗手台边上洗手的王杉身上。

什么，例假用的超薄贴身？

“王杉，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是干什么用的吗……”

“王杉，你是王八蛋……”



天大的罪过啊，田心，我错了。

王杉立刻转身离开病房，向着学校的方向狂奔而去，可是，找遍了学校所有的角落，食堂，女生公寓，田心再也没有在学校的任何地方出现过了。

后来的几天，每晚从胡蝶那回到学校，他就坐在女生公寓的大门外守着，通宵达旦地等待着田心的出现。内心的亏欠，通过新买来的用以补偿给田心摔坏的手机中的微信，向她诉说着内心的罪过与愧疚。在隐约而至的苍茫失恋中，他的内心已一寸一寸碎开。

的士的速度突然减了下来，王杉失魂落魄地从一堆回忆的碎片中爬了出来，抬眼看了看挡风玻璃的前方，哦，进入广西境内了。

划出六条通道的收费站，顶上几个大字映入眼帘，广西人民欢迎您。

广西人民欢迎您吗？

她就是广西人民啊。

“甜甜，这个暑假你带我回家好吗？我喜欢桂林山水。”

“不行，我还没跟我妈汇报过你的存在呢。”田心的手扶在池塘的石栏杆上，眼睛盯着池塘中几只鸳鸯在戏水，回答的口气很果断。

“那你就跟你妈说绣球已经给我了，不，已经被我抢走了。”王杉的身子依在池塘边的一棵柳树的树干上，离田心三四步远，说话的表情很乞怜。

“不行，你这只馋猫，没有到那个时刻，我不会把绣球给你。”

王杉退而求其次。虔诚十足地说：

“那么，你告诉我，你家住在桂林的哪条街上，门牌号是多少？”

田心斩钉截铁地回答：“那就更不行了，你这个从来不顾结果，不，是后果的冒失鬼，万一突然出现在我家怎么办？”

田心对王杉的诉求似乎无动于衷，一小块一小块掰着手上的面包往池塘里扔，一大群挤成一团的红鲤鱼争先恐后地抢面包。

“你可要认真对待我的诉求呀，再过几天就放假了，离开你我肯定就活不下去了。”

田心没有回答，依然若无其事地喂鱼。

“这样好不好，我向你保证，每天就像刘三姐的阿牛哥一样，在漓江捕鱼，捕了鱼就往你家送，扮演一个渔夫……”

田心漫不经心地打断王杉的话说：“还是要进我家门不是？”

“你还是不同意是不是，我叫你不同意，你这只扁嘴猴……”

王杉突然扑向田心，一把从背后抱起她，欲要把她扔到水里，嘴里絮絮叨叨：

“我要当楚霸王了，霸王别姬，我要把你扔到水里，然后我也跳下去，我们俩一起沉下去，接着穿越……”

田心的身子被王杉悬在池塘的石栏上，直喊救命，娇声袅袅，吓得池塘里的鸳鸯纷纷逃离……

“先生，还有后面的小姐，绕过这个大弯，就到达你们要去的目的地古镇中心街区了。”

司机的大嗓门，拽回了王杉不成章节的回忆，神情恍惚中回了司机一个“哦”后抬头向车窗外看去。

王杉定了定神，注视着窗外不断流逝的景物，庄稼田里，山坡上，农舍慢慢由这里几栋那里一簇变化成左右两排夹着中间公路的现代村镇街区，只是这些连排的房子和铺面是由个体农民自行云集



这里，自作主张地盖宽盖窄，盖高盖低，形成了连排中宽窄不一，高低不一的现代大都市山寨版的街景，在质朴中不失繁华。

随着的士的拐弯，王杉看到车窗外的一切瞬息而变，顿觉一阵穿越飘然而起，仿佛让自己穿越过了一道时光隧道，明清时期的风物跃然眼前，街道两旁，古色古香的粉墙黛瓦，斑斑驳驳，似乎过往的岁月有意在这儿用深色的青苔和老旧的木纹告诉穿越过来的人们，它的历史至少三位数以上了。

的士在迎面而至的斑驳石板路与水泥路分界处停了下来，头顶上的前方是一处古老的牌坊，显然，牌坊分隔了现代与古代，分明是时光隧道的门洞，前世与今生的分水岭。往后看，身后过往的现代经历已经不再，往前看，穿越过去是灵魂的前世，它预示到这里过洞的人们，前世今生，该留下什么，该舍弃什么，想好了再穿越。

王杉自然在来到这里之前，他就已经想好了，舍弃那段不期而遇的，让田心足以把他与她的爱恋粗暴摧毁的伤，留下或者捡起两年本该岿然不能动的永恒，让它在广西美丽的山水之间嫁接田心在他面前常常哼起的刘三姐绣球抛向阿牛哥时唱出的：“我俩结交定百年，那个九十七岁死，奈何桥上等三年。”

该付路费了。

王杉歪了一下屁股，把手插到牛仔裤的后口袋准备掏钱的当儿，坐在后面的那个女孩接电话时传到他耳膜的熟悉声音顿时让他侧耳倾听。

“是，寒姿，车子刚刚到达古镇，你订的酒店我在微信上已经看到了，没问题，应该很容易找到的，莲影酒店。”

“嗯，莲影酒店，记住了。”